



职业打假人年入10万很轻松，苦衷也不少

真正“假一赔十”还是很难

今年的“3·15”，以“知假买假”为基本生存手段的职业打假人，将迎来一个变革时刻。3月15日起正式实施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食药领域的“知假买假”可受法律保护。尽管司法界对这一新规的解读仍存争议，调查中，一些职业打假人已经视此为“利好”。历经十余年的发展，已经从单兵作战演变到公司化运营阶段的济南职业打假人群体，在这一个“3·15”之后将何去何从？



纪万昌向记者介绍他手中的一件疑似假冒伪劣产品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亚楠 实习生 付玉莹

1
发现“假货”
一气买回19件

3月4日晚，记者在济南市建设路一间办公室里见到纪万昌时，他正在电脑上查询一品牌普洱茶的信息。

原来，刚刚从沈阳回来的他在沈阳桃仙机场候机时，意外发现这一品牌的普洱茶“有问题”。

作为济南职业打假圈内最知名的打假人，几乎每时每刻，纪万昌都会留意货柜上的商品信息。

“朋友们一般都不愿跟我一块出门，怕我碰到什么事，又开始较真。”纪万昌坦言，朋友们称自己“事儿妈”，比如说，就这次在沈阳，他还为8块钱的餐具费，跟餐馆老板吵了一架。“拆一包餐具加一块钱在很多人眼里司空见惯，但是餐馆没有提前告知，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，另

外，餐馆没给消费者其他选择，这是霸王条款。”

纪万昌之所以这样较真，是因为这就是他的生意：发现“假货”——批量购买假货，开具发票——确认造假信息——与厂家协商或对簿公堂——获取收益。这次在桃仙机场，标价近400元一盒的“宫廷普洱茶”作为纪万昌的新目标，就被一次购买了19盒。

经过上网查询，纪万昌认为，该茶品至少具有以下疑点：没有生产日期；QS标志不规范且冒用他人的QS认证；无厂家联系方式；无产品执行标准。他搜索到的相关信息打印到两张A4纸上，上面标注着前述几大疑点，并与店家名片、购货发票钉

2
入行刚两年
年收入就有10万

“跟现在差不多吧，每年也能存下个十一二万，但是不自由，一天到晚都得绑在公司。”

作为济南职业打假圈子里的一名新人，29岁的王俊（化名）在2012年入行之前，曾是广州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阿拉伯语翻译。谈及入行的初衷，他说，这是一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可观的生意。“我是老济南人，家里也有亲戚在济钢工作，工资在济南算是不错，一个月工资五六千，那整天多累啊。做职业打假赚的跟干翻译的时候差不多，但生活要轻松多了。”

“人家就是大拇指，我就是小拇指。”谈及纪万昌，王俊这样说。其实，在投身职业打假之前，纪万昌卖过

服装、摆过地摊、洗过车、做过装修，“就是个小商小贩”。是对职业打假“钱景”的一致判断，让他们入行。“收入是小商小贩比不了的。”纪说，为保证收回成本，现在外地的案子货值至少2万以上他才会接。

王俊入行之初是被一篇网文吸引的，当初他很纳闷，职业打假人如何能够一年赚20万。入行两年，他说，“仅靠识别标签、标注、虚假广告等问题，一年就能收入10万元以上。”而这些，在职业打假业内，是最基本的技巧。

“食品标签问题是最容易上手的打假领域，因为判断起来简明、方便。”王俊说，“我的第一个案例就是食品成分应该写全称写成了简称。”

作为职业打假圈里的名人，纪万昌也有自己的烦恼，“在一些大商场，从安保到导购都认识我，我本人过去根本买不出东西来。那就让我的团队成员去买，甚至雇人照着样子买。”现在，纪万昌专门成立了打假工作室，进行团队化运营。而他个人，则更多专注于与商家、相关部门等协商，以及管理、协调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团队成员。

“进行团队运作，主要是应对商家、厂家的反打假意识。”纪万昌的工作室成立于2008年，目前，其员工散布在山东、内蒙古、东北三省以及江苏、河北等地。团队成员各有所长，比如有的之前在服装制造业工

作过，对衣料在行，商场里一件衣服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材料，再看标签成分标注，就知道有没有消费欺诈。有的成员，对法律法规烂熟于心，写诉状在行。

纪万昌说，工作室的业务量里有四成来自消费者委托，四成来自团队发现，另有一成来自同行间的合作线索，一成来自品牌企业的委托。

纪万昌告诉记者，除了创立自己的团队，一个成功的职业打假人也特别重视圈内合作。更重要的是，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。法律界人士认为，职业打假人的“知假买假”行为，一旦越过法律的底线，就会涉嫌敲诈等违法犯罪行径。

据了解，目前活跃在济南的职业打假人有十来人，这个数目比前两年有增加的趋势。历经十几年的实战，他们自身的打假技能、手段以及对消费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掌握愈加纯熟。

但职业打假人不愿意看到的是，纵然消费领域的相关法律已经日趋完善，但暴露出的问题仍有不少。

受访的职业打假人谈到，随着法律法规的健全和食药监局的成立，市场环境越来越趋向规范，“只看标签的简单打假越来越不好干”，

打假对技巧的要求越来越高，“法律对打假的支持也更‘硬’了”。但现实中，仍有不少苦衷。谈到食品领域的打假，“假一赔十”难以如愿的情形，纪万昌就倍感无奈，“为何法律里白纸黑字的10倍赔偿实际要不到？”

采访期间，他们纷纷提到了今年3月15日就要施行的新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，该法对商品欺诈的赔偿标准从“退一赔一”提高到了“退一赔三”，并规定了500元的最低赔偿金额。另外就是今年年初，针对司法界态度不一的“知假买假”，最高法司法解释

称，食品药品领域“知假买假”不影响索赔。虽然最高法同时提出对职业打假人的态度没有定论，但仍需探索。但在很多职业打假人看来，这个司法解释跟新消法一样是巨大利好消息。

职业打假人还记得，2012年5月1日《山东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》实施后，大批职业打假人来到济南，活跃在各大商超，专司食品领域的打假活动。他们期望，这一次最高法关于食品药品领域“知假买假”不影响维权的司法解释，会给未来的打假行动带来更多便利。

延伸阅读

奢侈品卖假 商场不敢施压

本报记者 张亚楠
实习生 付玉莹

职业打假人专司“知假买假”，从某种程度上，比普通消费者更直接地洞察着厂家的“伎俩”。

知名品牌 最难打假

据介绍，很多涉及产品质量、成分标注欺诈等问题的打假，首先要去质检部门做检测。检测完成，如果确实证明产品质量有问题，打假人就会拿着质检报告与商家协商赔偿数额。

“拿到赔偿，便大功告成；如果协商未成，再去工商部门举报，随后拿着工商部门出具的查出证明向法院起诉，请求赔偿。”纪万昌坦言，在职业打假人这一群体里，很多人都是按照这么一套程序走，其间，效率高低，与名气、能力都有关系。

“在一些地方，工商局处罚金额到一万以上，就奖励举报人一千。要是销售金额到5万以上，构成了犯罪，举报奖励额度更高。”向工商部门举报假冒伪劣的奖励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规定的“退一赔一”和《食品安全法》规定的“假一赔十”，是职业打假人的三块收入来源。

每一次都是与厂家的直接博弈。时间久了，职业打假人也会寻找厂家的“软肋”。“比如他在济南有势力，南京、北京不一定是他的势力范围，那我们就在外地找同样的商品下手。”其中，最难搞的则是一些市场周知的大品牌。

纪万昌就曾遇到一件事，一位朋友在广西的专柜购买了一款名包，在出国过海关安检时被扣了下来。原来，当地专柜采取鱼目混珠的手段，进的货绝大部分是真货，但掺杂着一些高仿品。

“遇到这种情况，很多品牌公司既想维护自己的品牌声誉，又不愿跟销售商撕破脸，便会委托我们出面打击假冒。”纪万昌说，最讨厌的是另一种情况，“品牌公司会帮助销售商遮丑。”

“家丑不可外扬，当消费者向品牌公司举报的时候，品牌公司会告诉你这是正牌子，然后，他们再找销售商秋后算账。反正真假问题工商局说了不算，只有品牌公司说了才算。”他说。

标羊毛卖兔毛 奢侈皮草也造假

现在，纪万昌的仓库里还有一些奢侈品品牌的皮草。“很多衣服标注的一个样，但实际上又是另一个样。标牌说100%羊毛，他可能80%羊毛，更有甚者100%兔毛。”他向记者介绍说，“2012年一款名贵女士短上衣，单价过万元，标注是羊毛，其实是兔毛。我曾专程去港澳台考察，发现这款上衣仅在大陆有售。”

纪万昌说，之所以一些消费者普遍信赖的国际大品牌会出现问题，主要是这些奢侈品都是商场用来撑场面的，商家不敢对他们施加压力。产品上市得质检合格，但当他上门向商场索要某款产品的质检报告时，对方根本没有提供不出来。“因为品牌商根本没有，而商场也没有索要。没有质检报告，那衣服上挂的合格证就可能是质检部门出具的，而是品牌商自己做的。”纪说，这就是典型的店大欺客。

3
组织专门团队
还有专职律师

4
对技巧的要求
越来越高